

云中岳作品精选

缚虎手

下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蒙) 新登字01号

责任编辑: 张立群

封面设计: 王 海

缚虎手

(台湾) 云中岳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mm 32开本 32印张

1999年2月第1版 199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ISBN 7-204-03210-1/I. 20

定价: 48.00元 (全三册)

目 录

一、庙中血案	1
二、大闹酒楼	38
三、发出恫吓	75
四、逃出地垒	112
五、又进黑牢	148
六、借刀杀人	184
七、绿衣解救	220
八、愁云惨雾	259
九、搭救神尼	292
十、杀替死鬼	331
十一、扑朔迷离	364
十二、疑云重重	400
十三、峰回路转	437
十四、寻找秘坛	473
十五、龙女漏网	510
十六、穷追不舍	546
十七、百劫人妖	583

十八、幻电神化	619
十九、入堡探亲	665
二十、龙骧勇士	693
二十一、鬼面人贼	729
二十二、欲盖弥彰	765
二十三、装神弄鬼	801
二十四、神巫教主	837
二十五、易装追踪	872
二十六、直捣匪巢	907
二十七、邪恶到头	942
二十八、北岳出家	978

十九 入堡探案

崖长约三米左右，最高处足有百五六十丈，最低处也有七八十丈高下，怪石嶙峋，奇岩壁立。平坡以东，便是陡峭的山峰，山腰以上童山濯濯，只有野草不见树影，顶端露出灰褐然的土壤寸草不生。

她从右面攀上崖顶，直向崖中段先前看到人影处急掠，快如电射星飞。

日影已沉落在西面的山峰下，南面看不见二十里外的天台山，视线已被后面的山峰挡住了。

她看到前面有人，是一个屹立在岩石丛与小花松中的人，头戴草笠，衣袂飘飘，面向崖下，她只能看到人的背影，似乎这人的身材甚高，并未发现她从后面接近。

她脚下一慢，悄然掩进。

近了，到了百步外，已可看清身影了。

“怎么？这人的衣袍穿得如此烂？”

她诧异地想。

接近至三十步内，她恍然大悟，站起自语道：“是个假人，见鬼。”

但她心中感到好奇，不由自主向假人走去。

假人的衣袍由于年深日久，雨打风吹，已成了破布条，迎风飞舞露出里面的岩石，原来是利用一座桂状石笋，披上衣袍戴上草笠，在远处看居然神似。

她的目光，落在假人的左方两丈左右，那儿有一座巨石，上面有斑驳的字迹。

她走近仔细察看，不由心中一紧。

那是三个合抱大的擘巢大字：长恨崖。

“我到了绝魂岭。”她心中暗叫。

蓦地，她听到了东面有了声息，转身一看，不由心中一紧，不假思索地拔出了长剑。

五六丈外，一座大石与一截小苍松之间，草梢上飘浮着一团海碗大的鬼火，大白天，仍可看到暗绿色的光芒，冉冉向她飘来，像是活的。

她所站处正是下风，鬼火飘来顺理成章，并不足怪，怪的是青天白日为何有鬼火？她一辈子也没见过鬼火，更没见过这么大一团鬼火。

鬼火渐近，她感到汗毛直竖，脊背发冷。

近了，她心中一急，赶快拿起一块碗大的石头，向飘来的鬼火投去。

鬼火被石块穿过，突然分烈成无数绿色小火球，仍然向她飘来速度加快了些。

她闪在一旁，鬼火徐徐飘过，有些自行熄灭，有些向崖口飘去。

她嗅到了一阵草莓的气息，不由自主打一冷战。

“我得离开这鬼地方。”她想。

她收了剑，急急向原路撤。只走了十余步，鬼啸声乍起，一株小苍松下，突然升起一个浑身漆黑的鬼物来。高顶头罩，黑袍，黑高底靴，黑色哭丧杖，只露出两个大洞似的怪眼，足有丈二高下。

“我的天！”她脱口惊叫。

“吱……”黑鬼怪叫。

双方相距不足三丈，中间只隔一株小松树。

她不是一吓便软的人，一声怒啸，飞扑而上，剑亦出鞘，长剑一挥，首先便砍倒了小松树。

可是，她收不住剑，突觉真气突散，浑身在刹那间如中电殛，头脑一阵昏沉，眼前发黑。

“当……”她的剑丢出两丈外，跌在岩石上火星四溅。

“嘭！”她倒下了，立即失去知觉，恰好栽在黑鬼脚下。

崖下，高翔正向崖下奔来。距崖约一里左右，他看清了崖的形势，突然心中一动，立即止步，自语道：“沈天威所说的绝魂岭长恨崖，会不会是这里？”

如果这座崖便是长恨崖，那么，这里定然是天台堡秘密藏人的地方，鬼使神差，被他撞上了。

“难怪有人偷袭，他们想阻止我们进入。”他想。

如果是藏入的地方，糟！小绿定然凶多吉少，没听到小绿再发啸声，大事不妙。

“啊……”他发出了两声长啸，招呼小绿。

空谷传音，啸声久久不绝。许久仍不见小绿的回啸声传来。

他心中一凛，将包裹藏好，一手握住烤鹿腿，开始借草木掩身向高崖接近。

掩进半里地，他心中一动，忖道：“不对，此中大有可疑。那些偷袭伏击我们的人，分明是有意将我们引来的。假使这里真是他们秘密藏人的地方，何必费心将我们引来？唔！我得冷静思量，谋而后动，可不能上他们的当。”

他往矮林中一窜，偷偷打量四周的形势，突然绕道后撤，认准方向如飞而去。

先前第二次发现有人的峡谷分岔处，从前面的山腰下来了五个人，其中一人披了虎皮，分枝拨叶向下走，领先的赫然是徐婆婆，披虎皮的人则是一位女郎。

五人鱼贯而下，终于降下峡谷口。徐婆婆将背系的剑解下，取下系带佩上剑，向三名带了弓箭的大汉说：“你们先走一步，回禀堡主，说人已诱入绝魂岭，老身与小徒在此等候，天黑后再回去，看那两个小辈是否能活着逃出。”

一名大汉拭掉额上的大汗，苦笑道：“张姑娘果然敢接近崖下，难怪总管派贤师徒前来诱敌。张姑娘，长恨崖下到底有些什么异处？”

张姑娘将虎皮脱下，丢给大汉笑道：“下面有不少攒碎了的白骨，其实我只去过三次，皆被鬼物所吓回，因此并未深入。”

大汉摇摇头，向峡内一指，说：“堡中的人，只能接近至前面的山脚下，便被鬼物所驱回。而姑娘却能深入三四里，而且接近崖上方被鬼物所惊，也许是鬼物怕女人哩！要不是姑娘将两小辈诱入，后天可能要大费手脚哪！”

徐婆婆举手一挥，不耐地说：“少废话！还不走？”

“是，婆婆小心了，在下先走一步。”大汉欠身说。

五丈外的草丛中，突然升起高翔的高大身影，轻提着手中的烤鹿腿，笑道：“没交代清楚之前，谁也别想走。徐婆婆，来，谈谈贵堡主的阴谋，怎样？”

五男女大骇，两下一分。

一名大汉迅速抽箭向弦上搭，“当”一声响，大弓自折。

“当当！”另两人的弓也断了。

高翔站在两丈外，大笑道：“相距太近，弓派不上用场。哈哈！老兄们，坐下谈谈，急不在一时，对不对？”

大汉们抛掉弓，拔剑出鞘。徐婆婆不撤剑，向张姑娘说：“不可妄动，为师先会他一会。”

高翔用鹿腿向峡内一指，说：“你们既然不愿在此地谈，那么，咱们同到绝魂岭长恨崖走走，诸位先请。”

一名大汉不敢往峡内走，心一急，便向前夺路，一声怒吼，

身剑合一猛扑而上，剑出“灵蛇吐信”，居然火候老到剑上隐发虎啸龙吟。

“噗”一声响，高翔以鹿腿为兵刃，闪电似的拍偏来剑斜身切入，一把扣住大汉指剑的手，鹿腿再飞叫：“给你吃一口。”

“噗”一声响，鹿腿击在大汉的脸门上，鼻陷嘴裂，门牙全折。

高翔夺过剑，出腿一拨。

“哎……”大汉厉叫，扭身便倒。

另一名大汉刚冲出，高翔用鹿腿一指，笑道：“你也想吃一口？”

一照面便胜负已判，大汉心胆俱寒，怎敢再独自上？向同伴叫：“联手，毙了他。”

“你们退下。”徐婆婆冷冷地叫。

两大汉正中下怀，急急退下。

徐婆婆向前举步，徐徐拔剑道：“老身给你一次逃生的机会你走吧。”

他丢掉鹿腿，剑归右手，拂动着剑笑道：“徐婆婆，你的好意在下心领了。”

“你不可错过机会。”

“我这人从不投机。”

“好吧，老身成全你，进招。”

他从老太婆的眼神中，看到了别人难以看到的危机了，心中一动，探手在百宝囊中取出一只瓷瓶，倒出一颗丹丸先放在鼻下嗅了嗅，方丢入口中吞下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碰上这种神情阴冷莫测高深的老太婆，小心些为妙。”

“你说什么？你吞下的丹丸，是不是，提气增力旁门左道药物？”徐婆婆阴森森地问。

“在下说什么，你该明白。我这丹丸是宇内首屈一指的防迷

药圣品，号称江湖一绝，服下一颗，可在一个时辰之内，不受任何迷药侵害。天香门那些号称无往而不利，迷香之祖，也毫无用武之地。”

“哼！你以为老身要用迷药对付你？岂有此理。”

“你右手小指的指环，有一根几乎肉眼难辨的丝绳连在袖底，有何用处？”

“哼！”

“左手小臂所系的八寸套筒，藏了些啥玩意？”

徐婆婆老脸一红，一声暴叱，剑虹疾射，闪电似的冲进，势如天坠地陷，剑花幻化无数虚实难辨的剑芒，一涌而至，风雷之声动魄惊心。

高翔直等到剑气压体，剑虹行将及身，方疾退八尺，呵呵大笑道：“好像是委羽山大有空明之天，大有玄真门下的大罗剑术……”

徐婆婆又是一声冷叱，跟踪追袭。

高翔这次突从剑网前逸走，侧射三丈，一声沉叱，剑发如怒涛。

原来一名大汉想乘机溜走，贴地游窜夺路。出路的峡口已被高翔挡住，必须绕上方超越，难逃眼下无所遁形。

“铮”！大汉挥剑接招，双剑相交，大汉的剑应声脱手而飞虎口迸裂。

“哎……”大汉叫，人被震倒在地，骨碌碌向下滚，昏头转向。

徐婆婆跟到，撤出了重重剑网。

高翔大旋身人化狂风，以可怕的奇速从剑网中逸出，从老太婆的左侧空门列角一闪而过，捷逾电火流光。

远出三丈，降下峡道又堵住对方的出路，笑道：“原来是金针筒，利害。”

徐婆婆惊疑地抬起左手，左袖不见了，露出手臂下方系着的金针筒。筒身粗为鸡卵，前面有九个小针孔，一次可发射九枚金针。

老太婆脸色大变，原来金针筒中段已经变形，像曾被一只大钳所钳过，两侧凹入，成了废物。这是说，对方如果改钳她的手臂，将可像折脆枝般折断她的左臂骨。毫无疑问地，她从鬼门关内走一趟，高翔手下留情，将她从枉死城中放出来了。

她咬牙切齿叫：“老身要将你碎尸万段，方销毁我防身至宝之恨。”

高翔冷笑一声，从袖底取出了从祖堂山夺得的夺命针筒亮了亮，冷冷地说：“老太婆，幸而你的针筒，与在下的形式不同，不然今天你将受到恶报。形式虽不同，但你们这些使用这种歹毒暗器的同道，彼此之间应该不陌生，请教这具金针筒是谁的？”

说完，他将筒丢守，又道：“针已卸出，不必枉费心机。”

徐婆婆接过针筒，便待反转发射，闻声只好罢休，将针筒放在地下说：“老身知道，但没有告诉你的必要。”

高翔若无其事地上前，俯身拾筒说：“你会告诉我的……”

徐婆婆抓住机会，突然出剑袭击，剑气迸发如怒潮，像是撒下了绵密无隙的天罗。

高翔贴地一闪，宛若鬼魅幻形，一声豪笑，便到了老太婆的身左，叱声似沉雷：“你想死么？”

人影倏止，风雷乍息。

老太婆的剑收不回来，像是僵死了。

高翔仍是蹲式，贴在老太婆的身左稍后侧，剑尖抵在对方的左肋上，左手已拾回了针筒。

他徐挺身站起，将针筒纳入袖底说：“第一件事，是你必须将夺命针筒的来历说出。”

“哼！老身从不在暴力下低头。”徐婆婆顽强地说。

高翔徐徐抬剑，脸色一沉，作势送剑道：“好，在下就成全你，送你驾鹤西归。”

锋尖刚刺破肌肤，老太婆强不起来了，叫道：“住手！那金针筒是厉魄韩家荣的所有物，听说人在南京一带鬼混，目下如何不知其详。”

高翔收剑后退，说：“好，目下第二件事，便是引诱在下入绝魂岭的内情；你如果不愿吐实，可以挺剑再斗。”

徐婆婆一咬牙，叫道：“小云，联手。”

张姑娘小云冲至右首，向三名狼狈万分的大汉叫：“你们也上，英雄些，挺起胸膛来，挺剑上。”

不叫倒好，声落，三名大汉撒腿便跟，向坡上狂奔，没命似的飞逃。

高翔不加制止，叫道：“快点跑，回去告诉狄堡主，只有一天半工夫了。”

徐婆婆师徒立即一声暴叱，双剑齐进，左右夹攻，展开了空前猛烈的恶斗，抢制机先奋勇抢攻。

高翔脚下如行云流水，信手挥剑见招破招，连消带打还以颜色，将攻来的如潮剑招一一化解，不时反击出一两剑神奇诡异的狠着，逼得对方后退自保，令对方近不了身。他已了解对方的大罗剑术，剑招合在他的算中，任凭对方如何出手，皆被他先期料中，及时反击出奇招反制，把老太婆师徒迫得团团转，三二十招之后，合璧的剑阵完全瓦解，章法大敌，自顾不暇，败象可虞了。

他不再往下拖，天色不早了，故意一剑迫退张姑娘，露出左面的空门。

果然不错，徐婆婆立即抓住机会切入，一声暴叱，招出“飞星逐日”，豪壮地冲进。

凶猛迅疾的连续冲刺，将高翔迫退了六七步，由于冲得太急

张姑娘毫无跟上的机会。

蓦地，用“云封雾锁”逐步封架的高翔，剑法倏变，“嘎”一声错剑的鸣声传出，暴叱同时飞扬：“撒手！着！”

一道银虹飞舞而起，飞出三丈外去了。

老太婆的剑不翼而飞，骇然后退，脸色大变。

高翔跟进一剑点出，袭取左肩井要害，认穴奇准，像是电光一闪。

老太婆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后退，一是右闪。后退危险，接踵而至的追袭狠招必定更为可怕。右闪最安全，闪向也就是高翔的左方空门。

老太婆已没有选择的余地，本能地扭身右闪，并出掌斜拍刺来的剑身，用劈空掌力拍剑应该毫无危险性。

糟了！高翔的剑是诱招，左手的剑诀才是主攻，身形一扭，进步欺上，老太婆恰好送上门来。

“噗”！剑诀变掌，狠狠地劈在老太婆的右劲根上，力道千钧。

“嗯……”老太婆向下栽仆，失去了知觉。

张姑娘恰好冲到，只惊得花容失色。

高翔长剑徐引，笑道：“轮到你了，姑娘。”

张姑娘银牙一咬，一声厉叱，挺剑冲刺，形如疯狂。

“铮！”双剑相接，张姑娘的剑脱手而飞。

张姑娘不死心，疾冲而进，不理睬高翔那致命的剑，要拼个两败俱伤，贴入飞脚便踢，猛攻高翔的丹田要害，拼命了。

高翔仍然用左手，一拂之下，正中姑娘的右膝，顺手一把抓住了她的大腿，向侧一跃。

“哎……”姑娘惊叫，砰然摔倒，右腿完全麻木起不来了。

高翔丢掉剑，提起昏迷不醒的老太婆，解了老太婆的腰带，四马倒撵蹄捆了个结结实实，向在揉动着右腿的张姑娘冷笑道：

“在下的女伴可能已被你们擒住了，在下正好用你们两人作为人质。两个换一个，狄堡主如果不顾惜你们，你们将生死两难。”

张姑娘粉脸上血色全无，亟叫道：“你的女伴在长恨崖，可能已落在鬼魅手中，杀了我们无补于事，与狄堡主毫无关系。”

“真的？”

“这……狂堡主听信军师小诸葛的话，要我们前来诱你们到绝魂岭与妖魅打交道而已。”

真正敢面对死亡而毫不动心的人，太少太少了，当然有真正不以生死经为念的人，但这人决不是张姑娘。面对死亡，她只好一一吐实。

高翔仍然不信有鬼魅，冷冷地问：“绝魂岭真有鬼魅？”

“是的，千真万确。”

“不是贵堡秘密藏人的地方？”

“不是。”

“我不信。”

“天哪！我可对天发誓。”

“是怎么回事？”

“听说狄堡主在十余年前建堡时，本来想在这座山峰另建一堡作为犄角，岂知派来勘察的人，一个也没回去，平白失了踪。连派了三批人，皆一去不回如同泥牛入海，后来出动上百高手前来察看，沿途鬼魅幻形，异声怪啸令人心惊胆跳，但众人仍贾勇搜进，终于到了长恨崖，发现了崖下有不少尸体，其中就有先后派来勘察的人凌乱的骸骨。后来在崖上，发现了刻有‘长恨崖’三字的石碑，更在东面岭背脊看到另一块刻有‘绝魂岭’三字的石碣，据说，狄堡主拾到了一块木牌，上面刻的字说不许人畜走近绝魂岭，不然将尸骨无存。从此，十余年来，堡中先后有不少不信魅的人前来查探，无一生还，之后便不再有人敢来冒险，以免枉送性命。”

“真的？”

“千真万确。”

“但你却敢来？”

“我本不知此事，误打误撞追一头梅花鹿到了长恨崖，并未发生意外，最手在崖上发现了可怕的骨殖，方惶然退去。之后，我曾经又来了两次，两次皆不曾见一鬼魅，后来方听狄堡主说出这里的怪异，我才不敢来了。由于我三次前来皆不曾发现妖魅，狄堡主认为我福大命大，鬼魅定然怕我，所以要我披上虎皮，引你们入山，让妖魅对付你们，你们的艺业委实令狄堡主胆寒，因此出此下策，这不能怪我。”

高翔冷冷一笑，走近说：“我不能轻易信任你。”

“我说的……”

高翔不等她说完，一把擒住她的肩井穴，呵呵一笑，用上迷魂大法。

结果，张姑娘的口供被证实无讹。

他心中叫苦，不知如何是好。

黄昏将临，大事不妙。

他思量片刻，弄醒了张姑娘，沉下脸说：“姑且相信你的话，你得陪我走一趟绝魂岭。”

“什么？”

“你既然三次入山而未遇鬼魅，也许你真的福大命大，鬼魅不敢伤你。目下我的同伴已被你们诱入，可能凶多吉少，解铃尚需系铃人，你得带我前往一走，是重死，在下必须查明。”

“天哪！你……”

“我的女伴如果死了，你两人便得偿命，看你是不是真的福大命大。如果是真，鬼魅便不敢加害我的女伴。如果是假，你快祷告。”

“祷告？”

“祷告上苍，让你真的福大命大。”

“你……”

“你能三入绝魂岭而不见鬼魅，此中定有缘故，在下必须让你引路，由你不得。”

他冷冷地说完，动手将老太婆捆在一株大树的树桠上，又道：“树上不会有野兽，令师是否可活，关键完全在我那女伴的死活上。走！”

张姑娘怎能不走，惊恐地向山峡内一步一挨向里走。

高翔佩了老太婆的剑，一面走，一面将金针装上了夺命针筒准备应付突变。他一生中从不曾见过鬼魅也不信世间真有鬼神。

他知道此行凶险，但他已别无抉择，小绿失了踪，上刀山蹈剑海，他义无反顾，将生死置之度外，他必须揭开小绿生死之谜别无他途。

接近长恨崖，暮色四起，倦鸟归巢，兽群出来觅食，吼声刺耳。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张姑娘双脚已软，必须由他挟持着而行。

兽吼四起，鬼声啾啾，崖下鬼火飘浮，林石间似乎鬼影憧憧，长恨崖到了。

他早已看清了地势，低声道：“崖下不会有何发现上去。”

所发现的鬼影与异象，皆是石岩、怪树、走兽、枭鸟。在高翔镇静无惧的应付下，并未发现真正的鬼魅。

张姑娘早已吓破了胆，连叫都叫不出声音了，形如行尸，在高翔的挟持下踉跄而行，举步维艰。

到达崖上，天色已完全黑了。今晚云层厚，寒风萧萧，天气不佳，星目无光，天地像泼了一重黑，黑得几乎伸手不见五指。

在崖上走了一圈，毫无发现。

高翔心中焦躁，不住思量，把心一横，在一座巨石旁止步，

将张姑娘向下一放，先打量四周的地势，忖道：“既然找不到鬼魅，何不让鬼魅来找我？”

看清了四周的形势，他一把将张姑娘推倒，发出一阵嘿嘿怪笑，说：“张姑娘，今晚就在此过夜。”

张姑娘惊恐地挺起上身，颤声说：“这……这里太……太可怕，还……还是出山去……去歇息吧，我……我怕……”

“你怕什么？一切有我。”

“我……”

“少废话，此地不是很好么？”

“万……万一真……真有鬼……”

“哼！算了吧，如果真有鬼而又是女鬼的话，正好捉来陪宿，把衣衫脱了。”

“什么？你……”

“你明白在下的意思。”

“你……”

“在下夜间无女不欢，女伴已经丢了，就用你代替。哈哈！你的姿色比我那女伴差不了多少，正合我意，快，难道要在下亲自剥你么？”

张姑娘大骇，猛地爬起便跑。

怎跑得了？高翔伸手一拉，暖玉温香抱满怀。

“放……放开我……”张姑娘声嘶力竭地大叫惊怖地挣扎。但双手已被抱住，根本无法脱身。

叫声震动山谷，回声久久不绝。

“哈哈哈哈哈……”他狂笑，猛地在姑娘的颈侧亲了一吻。

张姑娘只惊得魂飞天外，狂叫道：“救命！救……”

她本能地叫救命，并不是不知不会有人来救她。

高翔一把将她放倒，动手替她宽衣解带。

“你……你杀了我吧！”她凄厉地叫。